

杜芳清 著

# 野蕊花 情蕊花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

责任编辑：刘廷寿

封面设计：胡继杰

书名题字：王扬莹

野茫茫 情茫茫

杜芳清

---

新疆青少年出版社出版发行

(乌鲁木齐市建设路九号)

新疆五家渠印刷厂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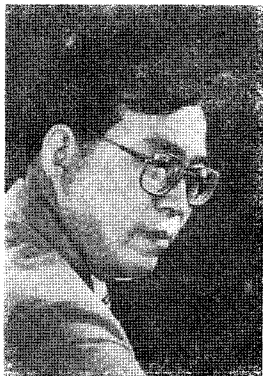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1印张 246千字

1989年7月第1版 1989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

ISBN7-5371-0425-5/1·206 定价：3.70元



作者简介：

杜芳浩，作家，新疆文联委员，中国作家协会新疆分会会员，现任某文学杂志主编。他的作品，一贯追求质朴无华、真挚感人的艺术风格。

---

## 自序

别人为什么活着我不清楚，我活着只是为了四个字：“跋涉”和“寻觅”。我常常这样思索着：一个人如果没有在人生道路上的艰辛跋涉和对世间真情的苦苦寻觅，那么，他（她）就不是一个真正的有血有肉的人。

我虽然跋涉寻觅了四十余年，却至今感到空空茫茫。我活得艰辛，活得沉重。当我想到这样平庸寡淡的活着无异于行尸走肉时，也曾萌生过暗自结果自己的念头。但我后来昂起了头，还是“跋涉”和“寻觅”四个字拯救了我，坚定了我生的欲望。人不死，就要不停的跋涉和寻觅，哪怕跋涉失败，寻觅落空，也比自甘堕落或暗自轻生强一百倍。

我的小说也体现了我跋涉和寻觅的思想轨迹。作品的主人公，他（她）们在不同的生活道路和命运中顽强地跋涉着，在对爱情和终生知己的追求中苦苦寻觅着。我爱我的主人公，他（她）们就生活在我的周围，甚至可以说他（她）们就是我。于是，我褒扬他（她）们，同情他（她）们，哀叹他（她）们。我曾不止一次地为他（她）们在人生跋涉和寻觅历程中哪怕是得到的仅是短暂的欢乐而庆幸，也为他（她）们的悲苦命运而落泪。

得知出版社决定为我出版中篇小说集的消息，我不胜欣慰，也为之汗颜。欣慰的是，呱呱落地的婴儿虽然丑陋，但

他毕竟降生了，是自己身上的一块肉，为之汗颜的是，这些作品还太稚嫩，太粗糙，太一般化。因此，我非常感谢出版社的同志和其他朋友为这本书的问世给我的巨大鼓舞和热诚支助。同时，也诚望广大读者多多给予诚挚的批评。

## 目 录

野茫茫 情茫茫.....	( 1 )
“小西天”之恋.....	( 67 )
人生陌路.....	( 106 )
天隔一方.....	( 191 )

---

## 野茫茫 情茫茫

—

大热天自然不好关窗子，可打开窗子，大街上车水马龙传过来的噪音又使人心烦，难耐，稿纸摊开了好半天，却一个字也未写上去。我不知自己是被城市这纷乱、这嘈杂搅没了创作欲，还是被那即日将可踏上清新幽静的天西林区的兴奋激动得定不下心来思考了，我合上钢笔帽，打开书桌的抽屉，整理起里面的草稿、信函。

当我翻到了一个自制的大大的牛皮纸信封时，便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上面的地址，我就赶紧抽了出来——这东西再不能拖了，否则，到了那里，见了罗西怎么说呢？

我掏出了牛皮纸信封里的东西，是已经看过的一封信札：  
乔老师：

我整理了一些东西，想根据它写点什么，但是写了几次都未写成。我是无力完成它了。

乔老师，您有时间看看吗？您是作家，这些素材或许对您有点用。不管怎样，我总觉得丢掉了太可惜……

罗西

这东西寄来有一个多月了，而我每天总是很忙，一

直没有时间看它。现在，我便把那本抄得很端正很干净的东西翻开。看了几页，才知是一本纪实日记。

## 二

四月十八日

信，哥哥来信了！我一夜未睡着，心快要跳出心窝了。新疆，那里不纯粹是戈壁、荒漠，还有象天西林区那样的好地方。那里有巍峨壮观冰清玉洁的雪山；有千里叠翠四季常青的云杉林；有漫山蔽坡万花争姿的芳草地；有雪莲、蘑菇圈；有溪流、温泉；有牦牛、骏马；有苍鹰、天鹅……

哥哥的描绘终于动了我的心，我做梦也在想着去新疆，去天西林区。他答应给我找个理想的工作。他说那里每年夏天都有不少港澳明友去旅游。我去信问他能不能让我当一名导游员，他说只要去到那里，是有把握的。太好了！假如我能当一名导游员，那不就等于终日生活在画图里、仙境中？我真的要做画中人了！

四月二十三日

新疆真大！望不尽的沙岭、沙梁、沙包、沙原；数不完的石滩、干河、石山、雪峰……。火车走上几个小时，也看不到象我们绵阳郊外那样的村落和绿野。给我形成的印象是广袤、浩瀚、枯黄、焦褐、干燥、憋闷……。远处，永远是那条望不透的灰蒙蒙的地平线。我不禁平生出疑虑来：哥哥的话难道靠不住？在这样一个死寂荒漠的世界中真的会有象他说的那样一个令人神往的地方？

我终于借着车窗望到了沙漠中的生命，寻到了一丝希



望：啊，骆驼！它高昂着头，嚼着白沫，驮着货物和戴小花帽的人。沙包上红霞霞的灌木丛，石滩上带刺的干草团和高高直立的白草，我叫不出它们的名字，可只是这样想：干旱的大漠，即使偶尔降下一点雨，水分也会很快蒸发光。这些灌木和野草怎么能够生长呢？世界真奇……

四月二十四日

啊，一片绿洲！茫茫大漠中，竟也有象我们绵阳地区那样青青的麦苗、翠绿的垂柳和挺拔的小白杨。我始信哥哥信上说的天西地区真的很美。

大概是见到了大片的绿色，戈壁滩带给人们的疲倦消失了，车厢里显得活跃起来。不过我也沾了身晦气。我身旁那个穿红球衣的满口甘肃口音的小胡子青年，一个劲地往我身上挤。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愤怒地说了声：“同志，请坐过去点！”这可更不得了了，那甘肃人听了我的四川口音，不但不理视，而且把身子几乎倚在了我的身上，踢着我对过那位戴鸭舌帽的青年的黑高跟皮鞋，问：“喂，小山东，我问你，全国哪个省的丫头最够意思？”说着又斜睨了我一眼。

“嗨，当然数四川丫头喽。你听这几句顺口溜：

四川姑娘真不错，  
风流泼辣便宜货，  
八分邮票米新疆，  
先脱裤子后婚合。  
哈哈哈哈哈……”

“妙！真妙！”

我觉得受了莫大的污辱，真想站起来把他们臭骂一顿。可是前排传过来一个浓重的男川音：“喂，那位同志，你说

我们四川姑娘没得骨气，你哪里晓得，有些山东人、甘肃人还是四川姑娘生下的。”

“四川龟儿子！”小山东愤愤地骂起来。

“喂，同志，你不要打击面太广嘛，山东人、甘肃人都招惹你了？”

“揍他……”

车厢里乱成一团糟，幸亏列车员出面干预，才避免了这场不愉快继续下去。

我噙着眼泪。四川姑娘在新疆的名声竟是这样糟。我这句话咽不下，你们看吧，我这个四川姑娘要做出个样子来！

### 三

我和她初识于有名的巴仑台小镇。去年的一天，我搭乘林业局的“丰田越野”到天西林区体验生活。到了巴仑台，天色已近薄暮时分，我们便住在镇招待所里。小镇四面环山，太阳落得早，夜色来得特别快，加之春风料峭，草草用餐、擦洗后，我便摊开稿纸……

没想到，她对我们的初识竟细细地记了一笔——

四月二十八日

库尔勒市沐浴在塞外独特风味的晨光熹微中。真棒，一个二十一岁的姑娘，只身一人，竟然顺利到达孔雀河畔的香梨城。啊，孔雀河水真是碧绿澄澈，漾起的波纹还真有点象孔雀羽毛呢。市场上仍有卖香梨的。香梨澄黄泛红，饱满鲜亮。我买些尝上一个，正如哥哥信上说的“皮薄肉细香甜脆”。据说岑参题诗的铁门关就在城北十五里的霍拉山口。

我读过岑参的《题铁门关楼》，现在还能背得出来呢：“铁门天西涯，极目少行客。关门一小吏，终日对石壁。桥跨千仞危，路盘两岸窄。试登西楼望，一望头欲白。”我真想在库尔勒漫游几天，玩个够。可手头太紧了，我必须尽快见到哥哥。

一辆绿色的解放牌汽车从我身边缓缓擦过，停在路边。从驾驶室里跳下一位约有三十四五岁的驾驶员，他中等身材，分头，圆脸，看上去挺实在、挺忠厚。

我无意地扫了一眼那驾驶门，多巧，上面竟有“天西林场”几个字。我抑制住内心的激动和兴奋，走上前去问道：

“同志，请问，到天西林场的班车在哪儿等？”

“天西林场？”他从上到下地细细打量我，“这里没有直达那里的班车。你到天西林场找谁？”

“找我哥哥。”我一字一句清晰地说。

“你哥哥叫什么？”他一边擦着驾驶门玻璃，一边问我，那神情有点漫不经心。

“他叫罗飞。在林场供销科工作。”我一边说着一边观察着他的神色，真害怕他说出“罗飞？不认识或没有这个人”的话来。我不知道林场有多大，更不知道大家相互间是不是都认识。

“罗飞？”他果然反问了一句。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上。幸好他后面的话使我吃了颗定心丸，“你是他妹妹？叫罗西？”他也一阵欣喜，“我是林场的驾驶员，叫冯大生，和你哥哥是老朋友。真太巧了，听你哥哥说你要来新疆，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了。”说着，他伸过手来接我手里的提包，“走吧，我正好回林场。”

既然碰到了我哥哥的老朋友，这下，我算是交了好运

了。我坐上了他的车，客旅的悬悬之心得到安顿。他很健谈，一路上，他给我谈焉耆国的变迁，谈和静王的遭遇，谈开都河的传说，谈古丝道的传闻……我听得津津有味。嘿，有人说驾驶员见识广，看来，一点也不假啊。

中午，汽车开进一个显得清幽别致的和静小县城。没想到新疆还有这么好的小县城：柏油马路又宽又平，两旁的馒头柳旺绿成行，映着姿色殊异的建筑物。他热情地告诉我，那骏马对驰的现代化建筑是蒙族医院，那古色古香富丽堂皇的殿式建筑是吐尔扈特满汗王府。

我们在十字街口一家回民小饭馆吃的饭。饭后，他要替我付钱。我不，因为妈妈说，姑娘家出门在外不能贪人家小便宜，贪小便宜就会吃大亏。她还说，四川姑娘在外名声不好，大多数都是由于不注意这一点。我不能让他替我付钱，宁可我替他付钱。可是他硬是固执地替我付了钱，并紧紧地抓住我伸出去付钱的手，推着我走出小饭馆。我脸红了，我发现周围的人都用那种奇异的目光瞧着我们。“好吧，我把钱装起来。”我几乎是向他讨饶道。他这才松开了我的手。

离开和静县城，天下起了小雨。和静四月的雨天，冻得人直打哆嗦。

“冷吗？”没想到他一边开车，一边还注意到了我的神情。

“不，不太冷。”我自幼好强，坐人家便车，应该学会克制。

他一只手扶着方向盘，一只手腾出来抽出坐垫底下的皮大衣，扔给我，看也不看我说：“穿上吧。”

“不，我真的不冷。”我很不好意思，恨自己不该那么娇气，一受冷就止不住地打起哆嗦来。

他仍然手扶方向盘，两眼盯着前面的公路，声音低沉地说：“穿上。”

听着他这颇有威慑力的声音，我感到在他那付忠厚的外表里面，还蕴藏着一种我说不准确的东西。正在我沉思的时候，他慢慢把车停下了，一只手拿起皮大衣，另一只手紧紧地抓住了我的手。

天哪！我本能地一缩手，自己这么大，手还从没有被一个陌生男子抓过。可是，他那只强有力的毛绒绒的手已抓紧了我的手，我怎么也缩不动。我心里突突直跳，紧张，慌乱，不知所措。

但他把大衣套进我的胳膊后，便将我的手松开了，并从容地坐回自己的坐垫：“出门别讲客气，你的手太凉了。”

我的脸微微有些红，意识到自己太不知好歹了。我差一点把他往坏处想。也是的，人哪能都那么坏，何况他又是我哥哥的好朋友。

汽车又开动了，他仍是一边开车，一边给我摆着新疆各地的奇闻异事。

天色晚了，我们住在名叫巴仑台的峡谷小镇。我阻拦不过，他硬是替我开了住宿票，他住在了我的隔壁。

我住的宿舍里有两个铺，还有一张写字台和两个沙发。在这个峡谷小镇中，这大概算是特别间了。没想到自己有那么疲乏，没有神铺，我和衣斜枕在被子上，竟在窗外呼啸的风声中睡着了。

恍惚中，我感到自己的呼吸十分困难，接着，一个粗重的物体压在了自己身上。我惊恐地睁开眼，屋子里黑黢黢的，连窗外过道的灯也黑了。而自己的衣裤全都被解开了。天生第一次的受污使我羞怒交加。我高声地喊叫，却发不出声

来，嘴被一团什么东西堵住了。我噙住眼泪用尽平生力气挣扎，终于使那个恶臭的躯体不得不放开我。门开了，那个家伙跌跌撞撞地抱着衣物出去了。过了一会儿，我听到隔壁的房门咣地一声响。

妈妈呀！我闭上了噙满泪水的眼睛。我怎么忘记了您那千百次的叮嘱：姑娘家出门在外别贪图便宜。……我是那么后悔自己的大意，为什么不插上门再沉沉睡去。

我想去喊人，可冷静一想：现在喊人有何用？要是他不承认……我现在只有一个心愿——早日见到哥哥。我拿出片草纸，擦去腿上的脏物。我开始穿衣服。我知道，自己再不能坐他的车了。也不能继续留在这间可怕的和羞辱的房子了。

外面的风呼啸着。我穿好衣服，拿上提包走出门去。

一间一间的房间都黑了灯。我高一脚低一脚地顺着过道走着，心里茫茫然，不知道自己该去何方。过道尽头的一间房间亮着灯。在那里，我迟疑了一下，终于鼓起勇气敲了敲门。

门开了，门里站着一个人高大魁梧的年轻人，约二十六七岁，大平头下，着一身整齐的铁灰色中山服。

“你找谁？”他打量着我，神情有几分惊异，并下意识地望了望另一张床，另一张床空着，显然是没有住人。他的样子似乎在告诉我：这屋子里没有你要找的人，你找错了门了。

我倚在门边，一只手提着个大包，一只手捂住嘴巴，竟抑不住地呜咽起来。我知道，这里决不是我今晚的归宿，可是，我又该到哪里去找我今晚的归宿呢？

“怎么了？……快进来吧。”他没想到我会这样，有点

不知所措地搓着手，把门开得大大的让我进去。

在他的房间里，他倒热水让我洗了脸，又搬过椅子让我坐下。并赶忙把写字台上的一些稿纸和钢笔往一边推了推。借着明亮的灯光我看见那稿纸上——字一句地认真地写着的是文学作品。我自幼爱读文学作品，对作家有些偏爱。一下子，我觉得自己仿佛找到了一棵救命草。

“你……吃饭了没有？”大概是我纷乱的头发、进门时的眼泪和现在默默无言的神态使他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他温和地主动问我。

我点了点头，低下头用手绢擦着眼泪。

“你从哪搭来？又到哪搭去？”他关切地一一问我。

当他问到我坐什么车来的，要不要去给我开一个房间住下的话时，我象是听到了让我进杀人魔窟的话一样，全身不住地颤抖，连哭带求地说：“不！我不一个人住。不！我不回去……”

大概是我的反常表现暴露了什么，沉默了片刻，他把那犀利的目光从地面转向我：“你先坐会儿，我去去就来。”

“别走！”我有些冲动地拉住他的胳膊，胆怯地环顾一下房内，好象那床底，那墙壁的小缝小隙里都藏匿着什么可怕的鬼怪一样。我带着哭腔说，“我害怕。”

他的脸微微有些红，看了看被我拉皱的衣袖，温和地说：“是这样，我也是去天西林区的，明天你可坐我们的车走。我们同路的还有一个女的，外面太冷，我想先去叫醒她，让你和她住在一起。既然这样，你就和我一块去吧。说完，他掂起我的大包，拉开了门。”

“记住，明早北京时间六点出发。”他把我送进女宿舍，准备离开时，这样叮咛道。

谢天谢地，开车时间比冯大生告诉我的早两个小时。听着他离去的脚步声，我的心里涌上了深深的感激。

#### 四

五月二日

同是新疆，这里和库尔勒的气候大不相同：库尔勒大街上的人们都换上了夏季服装，而这里人们还穿着棉衣、皮衣。当然，年轻人多穿着毛衣、滑雪衫或太空服等能体现青春线条的服装。

来到的那天，这里正飘着大雪。一坡坡一岭岭褐绿色的雪岭云杉，罩上了一层白雪，犹如一个个庄重肃穆的女子披上了银色的细纱，更加显得端庄素静，冰清玉洁。看不到哥哥信上写的青草遍地，野花漫野。也看不到马群、羊群、牦牛群，哥哥说天冷后，畜群都被赶入了“冬窝子”。

那天是他帮我问到哥哥家的。从他同行者的嘴里，我了解到他叫乔远，自治区的作协会员。他是享受创作假到林区体验生活的。下车后，他告诉我他住在林区招待所，如有事，随时都可以去找他。哥哥见到我，忙接过我手里的提包，并招呼乔远进房子里坐。乔远说还有事，便钻入“丰田越野”，朝招待所驶去。这时我才用眼睛打量哥哥，他瘦多了，两腮凹陷得简直象一具骷髅。身材矮胖的嫂嫂拿着件插着竹签儿的毛衣，站在哥哥的身旁，眼睛笑得眯成了一条缝。

“哟，这就是你说的罗西妹子吗？啧啧，快进屋，快进屋。看把那小嫩脸冻的，跟紫茄子似的。”边说，她边抓住我的手，往屋里扯。到了房中，她又是倒茶，又是冲蛋，忙



得个不亦乐乎。当天晚上，我才听哥哥说，嫂嫂是辽宁人。

嫂嫂用农二师二十九团场出产的最好的大米给我焖干饭，又给我炒了好几个菜，其中有巴音布鲁克出产的上等香菇，还有从上海运来的海参和鱿鱼。吃饭时，嫂嫂总是不住地瞅我，敲得菜盘子叮叮咣咣响：“吃菜，罗西，吃菜呀。”嫂嫂边往嘴里塞菜，边把话从嘴里象炒豆子似地倒出来：“你哥哥呀，老在人跟前夸你长得俊。因为他平常说话总象刮风，我当时还真有点不相信呢。啧啧，真俊，你和你哥呀简直不象一个娘生的，啧啧，哪点也不比电影演员差。”

没想到新疆的大米比四川的大米还香，嫂嫂炒的菜比绵阳市最好的厨师炒出的都有滋味。海参、鱿鱼我早听说过，吃到嘴里还是第一次；香菇才鲜呢，最后端上来的香菇汤，差不多都让我喝光了。我真正感到回到了亲人中间。

一顿饭时间，就有好几个人找哥哥的，都被哥哥板着脸孔用“不好办”三个字打发走了。从哥哥的表情看来，他的权力大着呢。我不由对自己能找到个好工作，坚定了信心。

哥哥家住的是木板房。哥哥说这里家家大都住的是木板房，按照嫂嫂的说法，就是“靠山吃树，靠水吃鱼”的道理吧。这里到处是云杉林，用木料自然要方便多了。只是哥哥家的房子，除了外抹草泥外，里面一律钉的是整块整块的羊毛毡，挺能御寒呢。

晚上，我睡在床上，紧紧地闭上眼睛，想痛痛快快地睡上一觉，以解除几天来的旅途疲乏。可是，在巴仑台小镇发生的事象一个恶梦似的总是不断地浮现在脑海。太可怕了！我用被子捂住头，默默地流着眼泪。我想把这事告诉哥哥，猜想，冯大生一定不是哥哥的朋友，哥哥不会和这样的人交朋